

中華大典

聲腔部·南曲系統分部

貴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藝術典·戲曲文藝分典 / 李修生主編。

—長沙：岳麓書社，2017.11

ISBN 978-7-5538-0341-8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百科全書—中國

②戲曲史—中國 IV. ①Z227②J80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008046號

中華大典·藝術典·戲曲文藝分典

編纂：《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分典主編：李修生

責任編輯：王文西 孫世傑

責任校對：黃金武

出版發行：岳麓書社

（長沙市愛民路 47 號 電話：0731-88884129 郵政編碼：410006）

排版：北京中易中標電子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北京市北四環東路 108 號千鶴家園 1004 室 郵政編碼：100029）

印刷：湖南天聞新華印務有限公司

（長沙市銀星路 8 號湖南出版科技園 郵政編碼：410219）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154.75 字數：4912 千字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 冊

書號：ISBN 978-7-5538-0341-8

定價：880.00 圓

海鹽腔

論說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一○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溪，臺州之黃巖，溫州之永嘉，皆有習爲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雖良家子不恥爲之。其扮演傳奇，無一事無婦人，無一事不哭，令人聞之，易生悽慘。此蓋南宋亡國之音也。其贗爲婦人者名粧旦，柔聲緩步，作夾拜態，往往逼真，士大夫有志於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絕之。

明·祝允明《猥談》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略】愚人蠢工，狗意更變，妄名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之類，變易喉舌，趨逐抑揚，杜撰百端，真胡說耳。若以被之管絃，必至失笑，而昧士傾喜之，互爲自謾爾。

明·魏良輔《南詞引正》腔有數樣，紛紜不類。各方風氣所限，有昆山、海鹽、餘姚、杭州、弋陽。

明·何良俊《曲論》近日多尚海鹽南曲，士夫稟心房之精，從婉變之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數世後，北曲亦失傳矣。

明·徐渭《南詞叙錄》今唱家稱弋陽腔，則出於江西，兩京、湖南、閩、廣用之。稱餘姚腔者，出於會稽，常、潤、池、太、揚、徐用之。稱海鹽腔者，嘉、湖、溫、臺用之。

明·王驥德《曲律》卷二《論腔調第十》夫南曲之始，不知作何腔調。沿至於今，可三百年。世之腔調，每三十年一變，由元迄今，不知經幾變更矣。大都創始之音，初變腔調，定自渾樸。漸變而之婉媚，而今之婉媚極矣。舊凡唱南調者，皆曰海鹽。今海鹽不振，而曰崑山。崑山之派，以太倉魏良輔爲祖。今自蘇州而太倉松江，以及浙之杭、嘉、湖，聲各小變，腔調略同，惟字泥土音，開、閉不辨，反譏越人呼字明確者爲浙氣，大爲詞隱所

疵。詳見其所著《正吳編》中。甚如唱火作呵上聲，唱過爲箇，尤爲可笑。過之不得爲箇，已載編中。而火之不可爲呵上聲，詞隱猶未之及也。然其腔調，故是南曲正聲。

明·湯顯祖《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此道有南北。南則崑山之次爲海鹽，吳浙音也。其體局靜好，以拍爲之節。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九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聲調屢變，益爲悽惋，聽者殆欲墮淚矣。大會則用南戲，其始止二腔，一爲弋陽，一爲海鹽。【略】海鹽多官語，兩京人用之。

明·沈寵綏《度曲須知》卷上《曲運隆衰》而詞既南，凡腔調與字面俱南，字則宗洪武而兼祖中州。腔則有海鹽、義烏、弋陽、青陽、四平、樂平、太平之殊派。雖口法不等，而北氣總已消亡矣。

清·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三西江弋陽腔、海鹽浙腔，猶存古風，他處絕無矣。

清·徐大椿《樂府傳聲·源流》曲之變，上古不可考。自唐虞之賡歌擊壤以降，凡朝廷草野之間，其歌詩謠諺不可勝窮，茲不盡述。若今日之聲存而可考者，南曲北曲二端而已。【略】南曲之異，則有海鹽、義烏、弋陽、四平、樂平、太平等腔。

清·王德暉《顧誤錄》蓋詞章既南，則凡腔調與字面皆南，韻則遵洪武，而兼祖中州。腔則有海鹽、義烏、弋陽、青陽、四平、樂平、太平之分派。

清·洪亮吉《卷施閣文集》文乙集卷二《七招》曰：無已將樂，子以靡靡之聲，蕩之以淫樂。北部則樅陽、襄陽，秦聲繼作。芟除笙笛，聲出於肉。棗木內實，篋箏中鑿，今時稱梆子腔竹用篋箏木用棗啄木聲碎，官蛙閣閣。聲則平調側調，執則東郭西郭。東郭西郭見孫明經星衍芍藥本事詩然子吳人也，請歌南部曼綽、絃索，院本是祖，五聲清脆，節之以鼓，弋陽、海鹽之調，良輔、伯龍之譜。梁伯龍、魏良輔，明萬曆間人，始變爲崑山腔。

清·嚴長明《秦雲擷英小譜》金元間，始有院本。一人場內坐唱，一人場上應節赴焉。今戲劇出場，必扮天官引導之，其遺意也。院本之後演而爲曼綽俗稱高腔，在京師者稱京腔，爲絃索。曼綽流於南部，一變爲弋陽腔，再變爲海鹽腔；至明萬曆後，梁伯龍、魏良輔出，始變爲崑山腔。

紀事

明·祝允明《猥談》 今人間用樂，皆苟簡錯亂。其初歌曲絲竹，大率金元之舊，略存十七宮調，亦且不備，祇十一調中填轆而已。雖曰不敢以望雅部，然俗部大概較差，雅部不啻數律。今之俗部尤極高，而就其聲察，初無定，一時高下隨工任意移易，蓋視金元製腔之時又失之矣。自國初以來，公私尚用優伶供事，數十年來，所謂南戲盛行，更為無端，於是聲樂大亂。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温州雜劇。予見舊牒，其時有趙閔夫榜禁，頗述名目，如《趙真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以後日增。今遍滿四方，轉轉改益，又不如舊。而歌唱愈謬，極厭觀聽。蓋已略無音律腔調。疾徐抑揚之節各有部位，調者舊八十四調，後十七宮調，今十一調正宮不可為中呂之類，此四者無一不具，愚人蠢工，狗意更變，妄名余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之類，變易喉舌，趁逐抑揚，杜撰百端，真胡說耳。若以被之管弦，必至失笑，而昧士傾喜之，互為自護爾。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禁中演戲》 內廷諸戲劇俱隸鐘鼓司，皆習相傳院本，沿金元之舊，以故其事多與教坊相通。至今上始設諸劇於玉熙宮，以習外戲，如弋陽、海鹽、崑山諸家俱有之，其人員以三百為率，不復屬鐘鼓司。

明·范濂《雲間據目鈔》卷二 戲子在嘉隆交會時，有弋陽人入郡為戲，一時翕然崇高，弋陽、人遂有家於松者。其後漸覺醜惡，弋陽人復學為太平腔、海鹽腔以求佳，而聽者愈覺惡俗，故萬曆四五年來遂屏跡，仍尚土戲。

雜錄

明·楊慎《丹鉛總錄》卷一四《訂訛類》·北曲 近日多尚海鹽南曲，士夫稟心房之精，從婉嬈之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就之。更數十百年，北曲亦失傳矣。

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卷三 張鑑，字功甫，循王之孫，豪侈而有清尚。嘗來吾郡海鹽，作園亭自恣，令歌兒演曲，務為新聲，所謂海鹽腔也。

弋陽腔

題解

清·顧鈇卿《清嘉錄》卷一《新年》 攤黃，乃弋腔之變，以琵琶、絃索、胡琴、檀板、合動而歌。

清（嘉慶）《翼宿神祀碑記》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甯等處地方事務費，為曉諭事照得欽奉諭旨。元明以來，流傳劇本，皆系崑、弋兩腔。已非古樂正音，但其節奏腔調，猶有五音遺意，即扮演故事，亦有談忠說孝，尚足以觀感勸懲。乃近日倡有亂彈、梆子、弦索、秦腔等戲，聲音既屬淫靡，其所扮演者，非狹邪媒孽，即怪誕悖亂之事，於風俗人心，殊有關係。此等腔調，雖起自秦、皖，而各處輾轉流傳，竟相仿效。即蘇州、揚州，向習崑腔。近有厭舊喜新，皆以亂彈等腔為新奇可喜，轉將素習崑腔拋棄，流風日下，不可不嚴行禁止。嗣後除崑、弋兩腔，仍照舊準其演唱，其外亂彈、梆子、弦索、秦腔等戲，概不準再行演唱。所有京城地方，著交和坤演查飭禁。並著傳諭江蘇、安徽巡撫、蘇州織造，兩淮鹽政，一體嚴行查禁。如再有仍前唱演者，惟該巡撫、鹽政、織造是問。欽此，欽遵。查亂彈、梆子、弦索、秦腔等戲，淫靡媒孽，怪誕不經，最為風俗人心之害。今欽奉諭旨，飭禁森嚴，即應先令民間概行擯棄，不復演唱。則此種戲班，無技可施。庶不致輾轉流傳，競相仿效。除行司轉飭查禁，如系外來之班，諭令作速回籍，毋許在境逗留。其原系本省之班，如能改習崑、弋兩腔，仍準演唱外，合亟出示曉諭。為此示仰閩屬軍民人等及各戲館知悉，嗣後民間演唱戲劇，止許扮演崑、弋兩腔。其有亂彈等戲者，定將演戲之家及在班人等，均照違制律，一體治罪，斷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嘉慶

三年三月初四日示。

論說

明·祝允明《猥談》 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温州雜劇。
【略】愚人蠢工，狗意更變，妄名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之類，變易喉舌，趨逐抑揚，杜撰百端，真胡說耳。若以彼之管絃，必至失笑，而昧士傾喜之，互爲自謾爾。

明·楊慎《升庵詩話》卷九《寄明州于駙馬》 平陽音樂隨都尉，留滯三年在浙東。吳越聲邪無法曲，莫教偷入管弦中。南方歌詞，不入管絃，亦無腔調，如今之弋陽腔也。蓋自唐宋已如此，謬音相傳，不可詰也。東坡《贈王定國歌姬》云：「好把鶯黃記宮樣，莫教弦管作蠻聲。」亦是此意。

明·魏良輔《南詞引正》 腔有數樣，紛紜不類。各方風氣所限，有崑山、海鹽、余姚、杭州、弋陽。自徽州、江西福建俱作弋陽腔。永樂間，雲貴二省皆作之，會唱者頗入耳。

明·徐渭《南詞叙錄》 今唱家稱弋陽腔，則出於江西，兩京、湖南、閩、廣用之；稱餘姚腔者，出於會稽，常、潤、池、太、揚、徐用之；稱海鹽腔者，嘉、湖、溫、臺用之。

明·王驥德《曲律》卷二《論腔調第十》 夫南曲之始，不知作何腔調。沿至於今，可三百年。世之腔調，每三十年一變，由元迄今，不知經幾變更矣。大都創始之音，初變腔調，定自渾樸。漸變而之婉媚，而今之婉媚極矣。舊凡唱南調者，皆曰海鹽。今海鹽不振，而曰崑山。崑山之派，以太倉魏良輔爲祖。今自蘇州而太倉松江，以及浙之杭、嘉、湖，聲各小變，腔調略同，惟字泥土音，開、閉不辨，反譏越人呼字明確者爲浙氣，大爲詞隱所疵。詳見其所著《正吳編》中。甚如唱火作呵上聲，唱過爲箇，尤爲可笑。過之不得爲箇，已載編中。而火之不可爲呵上聲，詞隱猶未之及也。然其腔調，故是南曲正聲。數十年來，又有弋陽、義烏、青陽、徽州、樂平諸腔之出。今則石臺、太平梨園，幾遍天下，蘇州不能與角什之二三。其聲淫哇妖靡，不分調名，亦無板眼。又有錯出其間，流而爲兩頭蠻者，皆鄭聲之最，而

世爭趨趨痴好，靡然和之，甘爲大雅罪人，世道江河，不知變之所極矣。

又《論板眼第二》 聞之先輩，有傳腔遞板之法，以數人暗中圍坐，將舊曲每人歌一字，即以板輪流遞按，令數人歌之如一聲，按之如三板，稍有緊緩（腔），先後（板）之誤，輒記字以罰，如此庶不致腔調參差，即古所謂疊疊如貫珠者。今至弋陽、太平之衰唱，而謂之流水板，此又拍板之一大厄也。

又卷三《論板眼第一》 今至弋陽、太平之衰唱，而謂之流水板，此又拍板大厄也。

明·湯顯祖《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 江以西弋陽，其節以鼓。其調誼。至嘉靖而弋陽之調絕，變爲樂平，爲徽青陽。

明·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卷一四《柳生》 腔右崑山，有聲容者多就之。然五十年來，伯龍死，沈白他徙，崑腔稍稍不振，乃有四平、弋陽諸部，先後擅場。然自新安汪姬。上江蔡姬而後，寥寥矣。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九 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聲調屢變，益爲悽惋，聽者殆欲墮淚矣。大會則用南戲，其始止二腔，一爲弋陽，一爲海鹽。弋陽則錯用鄉語，四方士客喜聞之；海鹽多官語，兩京人用之。

明·凌濛初《譚曲雜劄》 況江西弋陽土曲，句調長短，聲音高下，可以隨心入腔，故總不必合調，而終不悟矣。

又 況江西弋陽土曲，句調長短，聲音高下，可以隨心入腔，故總不必合調。

明·沈寵綏《度曲須知·曲運隆衰》 而詞既南，凡腔調與字面俱南，字則宗洪武而兼祖中州；腔則有海鹽、義烏、弋陽、青陽、四平、樂平、太平之殊派。雖口法不等，而北氣總已消亡矣。

清·李漁《閒情偶寄》卷二《詞曲部·音律第三》 自南本一出，遂變極佳者爲極不佳，極妙者爲極不妙。推其初意，亦有可原，不過因北本爲詞曲之豪，人人贊羨，但可被之管絃，不便奏諸場上，但宜於弋陽、四平等俗優，不便強施於崑調，以係北曲而非南曲也。茲請先言其故。北曲一折，止隸一人。雖有數人在場，其曲止出一口，從無互歌、迭詠之事。弋陽、四平等腔，字多音少，一洩而盡。又有一人啓口，數人接腔者，名爲一人，實出衆口。故演《北西廂》甚易。

清·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三 舊弋陽腔乃一人自行歌唱，原不用衆人幫合，但較之崑腔，則多帶白作。曲以口滾唱爲佳，而每段尾聲，仍自收結，不似今之後臺衆和，作啣啣囉囉之聲也。西江弋陽腔、海鹽浙腔，猶存古風，他處絕無矣。近今且變弋陽腔爲四平腔、京腔、衛腔，甚且等而下之，爲梆子腔、亂彈腔、巫娘腔、瑣哪腔、囉囉腔矣。愈趨愈卑，新奇疊出，終以崑腔爲正音。

清·徐大椿《樂府傳聲·源流》 曲之變，上古不可考。自唐虞之賡歌擊壤以降，凡朝廷草野之間，其歌詩謠諺不可勝窮，茲不盡述。若今日之聲存而可考者，南曲北曲二端而已。【略】南曲之異，則有海鹽、義烏、弋陽、四平、樂平、太平等腔。

清·嚴長明《秦雲擷英小譜》 金元間，始有院本。一人場內坐唱，一人場上應節赴焉。今戲劇出場，必扮天官引導之，其遺意也。院本之後演而爲曼絳（俗稱高腔，在京師者稱京腔），爲絃索。曼絳流於南部，一變爲弋陽腔，再變爲海鹽腔；至明萬曆後，梁伯龍、魏良輔出，始變爲崑山腔。

清·李調元《劇話》卷上 弋腔始弋陽，即今高腔，所唱皆南曲。又謂秧腔，秧即弋之轉聲。京謂京腔，粵俗謂之高腔，楚、蜀之間謂之清戲。向無曲譜，祇沿土俗，以一人唱而衆和之，亦有緊板、慢板。

清·吳長元《燕蘭小譜》 元時院本，凡旦色之塗抹、科誦、取妍者爲花，不傅粉而工歌唱者爲正，即唐雅樂部之意也。今以弋腔、梆子等曰花部，崑腔曰雅部，使彼此擅長，各不相掩。

清·洪亮吉《卷施閣文集·七招》文乙集卷二 曰：無已將樂，子以靡靡之聲，蕩之以淫樂。北部則樅陽、襄陽，秦聲繼作。芟除笙笛，聲出於肉，棗木內實，篳篥中整。今時稱梆子腔，竹用篳篥，木用棗。啄木聲碎，官蛙閣閣。聲則平調側調，執則東郭西郭。東郭西郭見孫明經星衍芍藥本事詩然子吳人也，請歌南部曼絳、絃索，院本是祖，五聲清脆，節之以鼓，弋陽、海鹽之調，良輔、伯龍之譜。梁伯龍、魏良輔，明萬曆間人，始變爲崑山腔。

清·昭槁《嘯亭雜錄》卷八《秦腔》 惟弋腔不知起於何時，其鐃鼓喧闐，唱口嚙雜，實難供雅人之耳目。

清·王德暉《顧誤錄》 蓋詞章既南，則凡腔調與字面皆南，韻則遵洪武，而兼祖中州。腔則有海鹽、義烏、弋陽、青陽、四平、樂平、太平之分派。

清·張際亮《金臺殘淚記》卷三《雜記》《燕蘭小譜》 記京班舊多高腔。自魏長生來，始變梆子腔，盡爲淫靡。然當時猶有保和文部專習崑曲。今則梆子腔衰，崑曲且變爲亂彈矣。亂彈即弋陽腔，南方又謂下江調，謂甘肅腔，曰西皮調。

清·劉禧延《中州切音譜贅論》 弋陽土音，於寒山、桓歡、先天韻中字，或混入此韻。如關、官作光。丹、端作當。班、般作幫蠻、瞞作茫。蘭、鸞作郎。山作傷，音似桑，安作映，難作囊，完作王，年作匿，圪切之類。明人傳奇中，盛行如《鳴鳳記》用韻，亦且混此土音，而並雜入他韻。吾吳土音，呼此韻正齒音，或作齒頭音。章混臧，閻混倉，傷混桑，嘗作俗杭切。他韻如此類者至多。或問子於土音，各韻既歷言之，如東鍾韻亦有土音之異乎。余曰：微人讀東鍾韻字公如昆，俗多誤讀昆如坤。風如分，翁如溫，逢如墳，紅如渾，東如登，同如騰，隆如棱，多近真文庚青韻。凡諸韻中兼論土音，亦偶即所知證之，其實未能概及也。

清·小鐵笛道人《日下看花記·自序》 自僞伎興而聲容競爽，由來舊矣。唐有雅樂部。宋時院本始標花旦之名，南北部恒參用之。每部多不過四、三人而已。有明肇始崑腔，洋洋盈耳。而弋陽、梆子、琴、柳各腔，南北繁會，笙磬同音，歌詠昇平，伶工薈萃，莫盛於京華。往者六大班旗鼓相當，名優雲集，一時稱盛。嗣自川派擅場，蹈躡競勝，墜髻爭妍，如火如茶，目不暇給，風氣一新。邇來徽部迭興，踵事增華，人浮於劇，聯絡五方之音，合爲一致，舞衣歌扇，風調又非卅年前矣。

清·孫汝梅《梨園聚議廟會碑》 古者伶官代異其制，然音律則無不同。自十字譜行，而院本以作，於是崑山之劇、弋陽之歌，競奏於通都大邑間。大要借因果爲勸懲，即詠歌爲諷諭，而感人之道寓焉矣。

紀事

明·王驥德《曲律》卷二《論腔調第十》 右係唱曲名言，皆所當玩。夫南曲之始，不知作何腔調。沿至於今，可三百年。世之腔調，每三十年一變，由元迄今，不知經幾變更矣。大都創始之音，初變腔調，定自渾樸；漸

變而之婉媚，而今之婉媚極矣。舊凡唱南調者，皆曰海鹽。今海鹽不振，而曰崑山。崑山之派，以太倉魏良輔爲祖。今自蘇州而太倉松江，以及浙之杭、嘉、湖，聲各小變，腔調略同，惟字泥土音，開、閉不辨，反譏越人呼字明確者爲浙氣，大爲詞隱所疵。詳見其所著《正吳編》中。甚如唱火作呵上聲，唱過爲箇，尤爲可笑。過之不得爲箇，已載編中。而火之不可爲呵上聲，詞隱猶未之及也。然其腔調，故是南曲正聲。數十年來，又有弋陽、義烏、青陽、徽州、樂平諸腔之出。今則石臺、太平梨園，幾遍天下，蘇州不能與角什之二三。其聲淫哇妖靡，不分調名，亦無板眼。又有錯出其間，流而爲兩頭蠻者，皆鄭聲之最，而世爭趨趨痴好，靡然和之，甘爲大雅罪人，世道江河，不知變之所極矣。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 內廷諸戲劇俱隸鐘鼓司，皆習相傳院本，沿金元之舊，以故其事多與教坊相通。至今上始設諸劇於玉熙宮，以習外戲，如弋陽、海鹽、崑山諸家俱有之，其人員以三百爲率，不復屬鐘鼓司。

明·范濂《雲間據目鈔》卷三 戲子在嘉隆交會時，有弋陽人入郡爲戲，一時翕然崇高。弋陽人遂有家於松者。其後漸覺醜惡，弋陽人復學爲太平腔海鹽腔以求佳，而聽者愈覺惡俗，故萬曆四五年來遂屏跡，仍尚土戲。近年上海潘方伯從吳門購戲子，頗雅麗。而華亭顧正心，陳大廷繼之，松人又爭尚蘇州戲，故蘇人鬻身學戲者甚衆。又有女旦，女生插班射利，而本地戲子十無二三矣，亦一異數。

清·吳偉業《鹿樵紀聞》卷上《馬阮始末》 諸公故聞其有《春燈謎》、《燕子箋》諸劇本，問能自度曲否。即起執板，頓足而唱。諸公多北人，不省吳音，則改唱弋陽腔，諸公於是點頭稱善，曰：「阮君真才子。」

《清聖祖諭旨》 魏珠傳旨爾等向之所司者，崑、弋竹絲，各有職掌，豈可一日少閑。況食厚賜，家給人足，非掌天恩，無以可報。崑山腔，當勉聲依咏，律和聲察，板眼明出，調分南北，宮商不相混亂，絲竹與曲律相合而爲一家，手足與舉止晴轉而成自然，可稱梨園之美何如也。又弋陽佳傳，其來久矣。自唐《霓裳》失傳之後，惟元人百種世所共喜，漸至有明，有院本北調不下數十種，今皆廢棄不問，祇剩弋腔而已。近來弋陽亦被外邊俗曲亂道，所存十中無一二矣。獨大內因舊教習，口傳心授，故未失真。爾等益加

溫習，朝夕誦讀，細察平上去入，因字而得腔，因腔而得理。

清·昆岡《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〇三九《教都察院·五城》 五十年議準：嗣後城外戲班，除崑、弋兩腔仍聽其演唱外，其秦腔戲班，交步軍統領五城出示禁止。現在本班戲子，概令改歸崑、弋兩腔，如不願者，聽其另謀生理。儻有怙惡不遵者，交該衙門查拏懲治，遞解回籍。

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卷三《優伶》 時則有若宜慶、翠慶，崑、弋間以亂彈。言府言官，京班半隸王府，謂之官腔，又曰高腔。節奏異乎淫曼。無奈曲高和寡，六十年漸少知音。人往風微，尋常輩難爲嗣響。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封臺》 封印每至十二月於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四日之內，由欽天監選擇吉期，照例封印。之後，梨園戲館，擇日封臺：八班合演。至來歲元旦，則賜福開戲矣。亦所以歌詠昇平也。按京師戲劇，風尚不同：咸豐以前，最重崑腔、高腔即弋腔，高腔者，有金鼓而無絲竹，慷慨悲歌，乃燕土之舊俗也。咸豐以後，專重二簧，近則並重秦腔。秦腔者，即俗所謂梆子腔也。內城無戲園，外城乃有，蓋恐八旗兵丁，習於逸樂也。

藝文

清·李聲振《百戲竹枝詞·弋陽腔》 俗名高腔，視崑調甚高也。金鼓喧闐，一唱數和，都門查樓爲尤盛。查樓倚和幾人同，高唱喧闐震耳聾。正恐被他南部笑，紅牙槌碎大江東。

又《踏語》 俗名假纖足小旦，履以弓鞋，覆以裙袴，工者行步自然，不異婦人也。弋陽、秦腔，恒以此示媚。錦靴弟子慣登場，一樣湘波六幅量。祇恐小紅人識破，本來骨格太昂藏。

清·得頤亭《草珠一串》 茶園樓上最消魂，老斗錢多氣象渾。但得隔簾微獻笑，千金難買下場門。

班中崑弋兩蹉跎，新到秦腔粉戲多。男女傳情真惡態，野田草露竟如何。

名班小曲最迷人，一轉秋波萬象春。豈止有情腮上笑，絕風流處善

能擊。

秦樓起座不堪誇，定府莊中數幾家。不及寒喧通姓字，見人聲已入琵琶。

清·戚震瀛《京華百六竹枝詞》宛轉珠喉服靚妝，弋腔秦調雜宜黃。銀官去後湘雲老，腸斷詞曹粉署郎。

雜錄

明·王驥德《曲律》卷四《論曲亭屯第四十》曲之屯：賽社，釀錢，酌願，和爭，公府會，家宴，酒樓，村落，炎日，淒風，苦雨，老醜，伶人，弋陽調，窮行頭，演惡劇，唱猥詞，沙喉，訛字，錯拍，刪落，鬧鑼鼓，僧父與席，下妓侑尊新菊酒，敗喉，惡客闖座，客至大噱，醜酒人，罵座，席上行酒政，將軍作調笑人，三脚猫人妄談，村人喝采，鄰家哭聲，僧道觀場，村婦列座，小兒啼，場下人廝打，主人惜燭家僅告酒竭，田父舟人作勞，沿街覓錢。

明·蘇元雋《呂真人黃梁夢境記》第九齣《夢蝶》吳下人曾說：若是拿着強盜，不要把刑具拷問，祇唱一臺青陽腔戲與他看，他就直招了。蓋由吳下人，最怕的這樣曲兒。又說唱弋陽腔曲兒，就如打磚頭的教化一般，他若肯住子聲就該多把幾文錢賞他。

明·袁宏道《瓶史·十二鑒戒》衡衡歌童弋陽腔。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是日燕弋腔紅梅，以燕俗之劇，呀呀啁啾之調，乃出之陳姬身口，如雲出岫，如珠在盤，令人欲仙欲死。

清·袁於令《西樓記》（前腔）小淨扮村妓上。態妖嬈，打扮喬，行來頸骨搖，兩片嘴唇闊又越，眼大眉粗面又凹，祇落得彎話騷。笑見介淨。一日不見，鬚鬚滿面。小淨。兩日不見。丑。汗毛打癩。淨。老一伎藝大進。丑。前日唱窺青眼的一套，妙得極。小淨。我每那班彎話朋友，少不得我的弋陽曲子，我原苦得甚。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五《新城北錄下》兩淮鹽務例蓄花、雅兩部，以備大戲。雅部即崑山腔，花部為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崑腔之勝，始於商人徐尚志徵蘇州名優為老徐

班。而黃元德、張大安、汪啓源、程謙德各有班。洪充實為大洪班，江廣達為德音班，復徵花部為春臺班。自是德音為內江班。春臺為外江班。今內江班歸洪儀遠。外江班隸於羅榮泰。此皆謂之內班。所以備演大戲也。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一二·藝能·演戲》梨園演戲，高宗南巡時為最盛，而兩淮鹽務中尤為絕出。例蓄花雅兩部，以備演唱，雅部即崑腔，花部為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班。余七八歲時，蘇州有集秀、合秀、擷芳諸班，為崑腔中第一部，今絕響久矣。

清·昭槁《嘯亭續錄》卷五《明末風俗》世皆以明人重理學，尚氣節，維挽唐、宋頹風，有返樸還淳之盛，殊不知近日陋偽，實皆起於明末之時。徐鴻儒數於山東燒香聚眾，稱白蓮教，沿至嘉慶初年，三省教匪弄兵九載。其後京師復有林清之變，皆其流毒，鄉塾與高頭講章，議論紕繆，北省村儒，奉為圭臬，不復知先儒注疏為何物也。馬吊興自萬曆末年，致有張、李之變。近日士大夫尚有好者，玩愒時日，莫甚於此。小說盲詞，古無是物，自施耐庵作俑，其後任意編造，層見疊出，愚夫誦之，幾與正史並行。助亂長奸，言之切齒。劇曲雖由元代，然脚色無多，好者尚寡。自魏、伯龍改為崑曲，院本增多。近日弋陽口黃諸曲，大足誨淫敗俗。各部署書吏，盡用紹興人，事由朱廣執政，莫不由彼濫觴，以至於今，未能已也。

又丁春喜，字梅卿。以善歌聞四喜部，其態常如倦睡，語言呢呢，常如少女。初，四喜部諸老曲師既去，為集芳部欲致梅卿，梅卿弗顧也。四喜部驟衰，始漸變崑曲，習秦弋諸聲，梅卿弗顧也。四喜部駁盛，則盡變崑曲，習秦弋諸聲，梅卿弗顧也。梅卿今年二十，揚州人。

清·震鈞《天咫偶聞》卷七《藤陰雜記》謂：京師戲園，止贖方壺齋。今園久廢，其地尚名方壺齋。查樓，今中和園，餘皆不可考。京師士夫好尚，亦月異而歲不同。國初最尚昆腔戲，至嘉慶中猶然。後迺盛行弋腔，俗呼高腔，仍昆腔之辭，變其音節耳。內城尤尚之，謂之得勝歌。相傳國初出征，得勝歸來，軍士於馬上歌之，以代凱歌。故於《請清兵》等劇，尤喜演之。道光末，忽盛行二黃腔，其聲比弋則高而急，其辭皆市井鄙俚，無復昆弋之雅。初，唱者名正宮調，聲尚高亢。同治中，又變為二六板，則繁音促節矣。光緒初忽競尚梆子腔，其聲至急而繁，有如悲泣，聞者生哀。余初從南方歸，聞之大駭。然士夫人人好之，竟難以口舌爭。昆、弋諸腔，已無

演者。偶演，亦聽者寥寥。

昆腔

論說

明·祝允明《猥談》 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温州雜劇。【略】愚人蠢工，狗意更變，妄名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昆山腔之類，變易喉舌，趨逐抑揚，杜撰百端，真胡說耳。若以被之管絃，必至失笑，而昧士傾喜之，互爲自謾爾。

明·魏良輔《曲律》 北曲與南曲，大相懸絕，有磨調，絃索調之分。北曲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故詞情多而聲情少。南曲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故詞情少而聲情多。北力在絃索，宜和歌，故氣易粗。南力在磨調，宜獨奏，故氣易弱。近有絃索唱作磨調，又有南曲配入絃索，誠爲方底圓蓋，亦以坐中無周郎耳。

明·徐渭《南詞叙錄》 今昆山以笛、管、笙、琵琶按節而唱南曲者，字雖不應，頗相諧和，殊爲可聽，亦吳俗敏妙之事。或者非之，以爲妄作，請問《點絳脣》、《新水令》，是何聖人著作。

又 今唱家稱弋陽腔，則出於江西，兩京、湖南、閩、廣用之；稱餘姚腔者，出於會稽，常、潤、池、太、揚、徐用之；稱海鹽腔者，嘉、湖、溫、臺用之。惟昆山腔止行於吳中，流麗悠遠，出乎三腔之上，聽之最足蕩人，妓女尤妙此，如宋之嘌唱，即舊聲而加以泛豔者也。隋、唐正雅樂，詔取吳人充弟子習之，則知吳之善謳，其來久矣。

明·王驥德《曲律》卷二《論腔調第十》 夫南曲之始，不知作何腔調。沿至於今，可三百年。世之腔調，每三十年一變，由元迄今，不知經幾變更矣。大都創始之音，初變腔調，定自渾樸，漸變而之婉媚，而今之婉媚極矣。舊凡唱南調者，皆曰海鹽。今海鹽不振，而曰昆山。昆山之派，以太倉魏良

演習總部·聲腔部·南曲系統分部·弋陽腔 昆腔

輔爲祖。今自蘇州而太倉松江，以及浙之杭、嘉、湖，聲各小變，腔調略同，惟字泥土音，開、閉不辨，反譏越人呼字明確者爲浙氣，大爲詞隱所疵。詳見其所著《正吳編》中。甚如唱火作呵上聲，唱過爲箇，尤爲可笑。過之不得爲箇，已載編中。而火之不可爲呵上聲，詞隱猶未之及也。然其腔調，故是南曲正聲。數十年來，又有弋陽、義烏、青陽、徽州、樂平諸腔之出。今則石臺、太平梨園，幾遍天下，蘇州不能與角什之二三。其聲淫哇妖靡，不分調名，亦無板眼。又有錯出其間，流而爲兩頭蠻者，皆鄭聲之最，而世爭矚趨痴好，靡然和之，甘爲大雅罪人，世道江河，不知變之所極矣。

明·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卷三《昆腔》 魏良輔別號尚泉，居太倉之南關，能諧聲律，轉音若絲。張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郎之屬，爭師事之，惟肖，而良輔自謂勿如。戶侯過雲適，每有得必往咨焉。遇稱善乃行，不即反覆數交勿厭。時吾鄉有陸九疇者，亦善轉音，顧與良輔角，既登壇，即願出良輔下。梁伯龍聞，起而效之，考訂元劇，自翻新調，作《江東白苧》、《浣紗》諸曲，又與鄭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陳模泉五七輩雜轉之，金石鏗然。譜傳藩邸戚畹金紫燭爛之家，而取聲必宗伯龍氏，謂之昆腔。張進士新勿善也，乃取良輔校本，出青於藍，借趙瞻雲、雷敷民與其叔小泉翁，踏月郵亭，往來唱和，號南馬頭曲，其實稟律於梁，而自以其意稍爲均節。昆腔之用，勿能易也。其後仁茂、靖甫兄弟，皆能入室，間常爲門下客解說其意。茂仁有陳元瑜，靖甫有謝含之，爲一時登壇之彥。李季鷹則受之思笠，號稱嫡派。

又卷一四《柳生》 腔右昆山，有聲容者多就之。然五十年來，伯龍死，沈白他徙，昆腔稍稍不振，乃有四平、弋陽諸部，先後擅場。然自新安汪姬、上江蔡姬而後，寥寥矣。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九 今又有昆山，校海鹽又爲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長，延至數息，士大夫稟心房之精，靡然從好，見海鹽等腔已白日欲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篴擊缶，甚且厭而睡之矣。

明·沈寵綏《度曲須知·曲運隆衰》 嘉隆間有豫章魏良輔者，流寓婁東鹿城之間，生而審音，憤南曲之訛陋也，盡洗乖聲，別開堂奧，調用水磨，拍捭冷板，聲則平上去入之婉協，字則頭腹尾音之畢勻，功深錙銖，氣無煙火，啓口輕圓，收音純細。所度之曲，則皆《折梅逢使》、《昨夜春歸》諸

名筆。採之傳奇，則有拜星月花陰夜靜等詞。要皆別有唱法，絕非戲場聲口，腔曰崑腔，曲名時曲，聲場裏爲曲聖，後世依爲鼻祖，蓋自有良輔，而南詞音理，已極抽秘逞妍矣。

又《弦索題評》 我吳自魏良輔爲崑腔之祖，而南詞之布調收音，既經創闢，所謂水磨腔、冷板曲，數十年來，遐邇遜爲獨步。

又《弦律存亡》 按良輔水磨調，其排腔配拍，權字聲音，皆屬上乘，即予編中諸作，亦就良輔來派，聊一描繪，無能跳出圈子。惟是向來衣鉢相傳，止從喉間舌底度來，鮮有筆之紙上者，姑特拈出耳。偶因推原古律，覺梨園脣吻，彷彿一二，而時調則以翻新盡變之故，廢卻當年聲口，故篇中偶齒及之，要以引商刻羽，居然絕調，況生今不能反古，夫亦氣運使然乎。覽者謂予卑磨腔而賞優調，則失之矣。

清·鈕少雅《九宮正始序》 弱冠時聞婁東有魏良輔者，厭鄙海鹽四平等腔，而自製新聲。

清·余懷《寄暢園聞歌記》 清·張潮《虞初新誌》 卷四 吳門徐生君見，以度曲名聞四方。與余善，著南曲譜，索余序。余爲之序，有曰：南曲蓋始於崑山魏良輔云。良輔初習北音，紕於北人王友山，退而鏤心南曲，足迹不下樓十年。當是時，南曲率平直無意致，良輔轉喉押調，度爲新聲，疾徐高下清濁之數，一依本宮，取字齒脣間，跌換巧掇，恒以深邃助其淒涼。吳中老曲師如袁髯尤駭者，皆瞠乎自以爲不及也。良輔之言曰：學曲者移宮換呂，此熟後事也。初戒雜，毋務多，迎頭拍字，徹板隨腔，毋或後先之。長宜圓勁，短宜適，然毋刺，五音依於四聲，毋或矯也。毋齟。又曰：開口難，出字難，過腔難，高不難低難，有腔不難無腔難。又曰歌難閣難。此不傳之祕也，良輔盡洩之。而同時婁東人張小泉，海虞人周夢山，競相附和。惟梁谿人潘□南獨精其技，至今雲仍不絕於梁谿矣。合曲必用簫管，而吳人則有張梅谷，善吹洞簫，以簫從曲毗陵人則有謝林泉，工擷管，以管從曲。皆與良輔遊，而梁谿人陳夢萱、顧渭濱、呂起渭輩，並以簫管擅名。蓋度曲之工，始於玉峯，盛於梁谿者，殆將百年矣。此道不絕如綫，而徐生蹶起吳門，拳魏赤幟易漢幟，恨良輔不見徐生，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徐生年六十餘，而喉若雛鶯靜女，松間石上，按拍一歌，縹緲遲迴，吐納瀏亮，飛鳥遏音，游魚出聽，文人騷客，爲之愴怳，爲之神傷。妙哉技至此乎。一日徐生語余曰：

吾老矣，恐不能復作少年狡獪事。得吾之傳者，乃在梁谿。今太史留仙秦公尊人以新公，所蓄歌者六七人是也。君倘游九龍二泉間，不可不見此人，聞此曲。余心識之久矣。庚戌九月，道經梁谿，適潁州劉考功公勇，擁大航西門外，留余方舟同游惠山。而吳明府伯成、秦憲使補念、顧孝廉修遠及其子文學天石、朱公子子葆、劉處士震修皆在席。太史留仙則挾歌者六七人乘畫舫，抱樂器，凌波而至。會於寄暢之園。於時天際秋冬，木葉微脫，循長廊而觀止水，倚峭壁以聽響泉。而六七人者，衣青紵衣，躡五絲履，恂恂如書生，綽約若處子，列坐文石，或彈或吹。須臾歌喉乍轉，疊疊如貫珠，行雲不流，萬籟俱寂。余乃狂叫曰：徐生徐生，豈欺我哉，六七人者，各道姓名，斂袖低眉，傾其座客。至於笙笛三絃，十翻簫鼓，則授之李生。李生亦吳人。是夕分韻賦詩，三更乃罷酒。次日復宴集憲使家，六七人又偕來各奏技。余作歌貽之，俾知徐生之言不謬。良輔之道，終盛於梁谿。而留仙父子，風流跌宕，映照九龍二泉間者，與山俱高，與水俱清也。是爲記。張山來曰：吳俗於中秋夜，善歌者咸集虎丘石上，次第競所長，唯最後一人爲最善。聽者止數人，不獨忘言，並不容贊。予神往久矣，今讀此記，益令我穆然以思，悠然以想也。

清·葉夢珠《閩世編》 卷一〇《紀聞》 陳卧子曰：聲音，惠逆之先見者也。昔兵未起時，中州諸王府，樂府造絃索，漸流江南，其音繁促淒緊，聽之哀蕩，士大夫雅尚之。因大河以北有所謂夸調者，其言絕鄙，大抵男女相怨離別之音，靡細難辨，又近邊聲。自此以後，政事日蹙，兵滿天下，夫婦牴牾者，不可勝數。因考絃索之入江南，由戍卒張野塘始。野塘，河北人，以罪謫發蘇州太倉衛，素工絃索，既至吳，時爲吳人歌北曲，人皆笑之。崑山魏良輔者善南曲，爲吳中國工。一日至太倉聞野塘歌，心異之，留聽三日，大稱善，遂與野塘定交。時良輔年五十餘。有一女，亦善歌，諸貴爭求之，良輔不與，至是遂以妻野塘。吳中少年聞之，稍稍稱絃索矣。野塘既得魏氏，並習南曲，更定絃索音，使□南音相近，並改三絃之式，身□□而其鼓圓以文木製之，名曰絃子。時王太倉相公方家居，見而□之□命家僮習焉。其後有楊六者，創爲新樂器名提琴，僅兩絃，取生絲張小弓，貫兩絃中，相軋成聲，與三絃相高下。提琴既出而三絃之聲益柔□婉揚，爲江南名樂矣。自野塘死後，善絃索者皆吳人，范昆白，陸君賜，鄭廷琦，胡章甫，王桂

卿、陸美成其尤著者也。昆白先死，君賜等分派有三，曰：太倉、蘇洲、嘉定。太倉近北，最不入耳。蘇州清音可聽，然近南曲，稍失本調。惟嘉定得中，主之者陸君賜也，其人多詭辭大言，能作口聲，數年前猶到松，顧見山僉□常客之。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一四 伯龍雅擅詞曲，所撰《江東白苧》，妙絕時人。時邑人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腔。伯龍填《浣紗記》付之。王元美詩所云吳閭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豔詞是已。同時又有陸九疇、鄭思笠、包郎郎、戴梅川輩，更唱迭和，清詞豔曲，流播人間。今已百年，傳奇家曲別本，弋陽子弟，可以改調歌之，惟《浣紗》不能。固是詞家老手。詩律猶未細，倘能駢聯而已。

清·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三 明崑山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山腔。梁伯龍填《浣紗記》付之，王元美詩所云：吳閭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豔詞。今之崑腔是已，即所謂南曲整本也。

清·徐大椿《樂府傳聲·序》 曩侍安溪李文貞公，每論聲清之元，與移風移俗之本，謂教化莫先於樂，樂以人聲爲重。【略】今崑腔去其淫聲豔字而調理之，亦可以感動人心。

又 若今日之南北曲，皆元明之舊，而其口法亦屢變。南曲之變，變爲崑腔，去古浸遠，自成一家。其法盛行，故腔調尚不甚失，但其立法之初，靡慢模糊，聽者不能辨其爲何語，此曲之最違古法者。

又 崑腔，南北曲之所由來者，從古樂而變新聲也。大凡度曲，必須以四聲五音，南北字面，用氣用喉諸色，則考證明晰，然後歌之，方不失新聲，即古樂之旨也。今之唱崑者，心傳口授，襲謬承訛，是徒得其貌，而未得其真也。余賦性耽斯，摸索已四十年，其聲音字面，尚有書可證可參，不難意會，惟用氣用喉，審情度理，全在心領神會，刻意揣摩，日久月深，始識自然之妙，而自然之妙，亦實實難以言傳也。

清·徐大椿《樂府傳聲·源流》 曲之變，上古不可考。自唐虞之廣歌擊壤以降，凡朝廷草野之間，其歌詩謠諺不可勝窮，茲不盡述。若今日之聲存而可考者，南曲北曲二端而已。【略】南曲之異，則有海鹽、義烏、弋陽、四平、樂平、太平等腔。至明之中葉，崑腔盛行，至今守之不失。其偶唱北曲一二調，亦改爲崑腔之北曲，非當時之北曲矣。此乃風氣自然之變，不可

勉強者也。

清·姚之駟《元明事類鈔》卷二七《魏譜梁詞》 明潘之恒《聽曲》詩：白苧尚能調魏譜，紅牙原是按梁詞。自注謂良輔、伯龍也。崑山腔：明崑山魏良輔精通曲律，創造音調，世謂之崑山腔。

清·錢德蒼《綴白裘十一集序》 且夫戲也者，戲也。固言乎其非真也。而世之好爲崑腔者，率以搬演故實爲事，其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奸讒佞惡，悲歡欣戚，無一不備。然設或遇亂頭粗服之太甚，豺聲蠶口之巨耐，過目遇之，輒令人作數日惡。無他，以古人之陳跡，觸一己之塊壘，雖明知是昔人云吹竊一池春水，干卿甚事，而憤懣交迫，亦有不自持者焉。若夫弋陽、梆子秧腔則不然，事不必皆有徵，人不必盡可考。有時以鄙俚之俗情，入當場之科白，一上氍毹，即堪捧腹。此殆如東坡相對正襟捉肘，正爾昏昏欲睡，忽得一談諧訕笑之人，爲我持羯鼓解醒，其快當何如哉。此錢君《綴白裘》外集之刻所不容已也。抑吾更有喻者，詩之爲風也，有正有變，史之爲體也有正有逸，戲亦何獨不然。然則戲之有弋陽、梆子秧腔，即謂戲中之變，戲中之逸也，亦無不可。時乾隆甲午季春金陵許道承渭森氏書。

清（乾隆）《翼宿神祠碑記》 樂之原出於天。太虛之宇，謂之藁籥。蒙莊氏之言，倏忽謫詭，不可端倪。其論樂，以眾竅爲地籥，比竹爲人籥，而必極之於天籥。所謂調刁囀于者，苟非天籥，則眾竅不能爲其聲，比竹不能爲其律。又曰，樂出虛。虛者，樂之所積也，金虛其郭而有聲，革虛其匡而有聲，琴瑟虛其腹而有聲，笙筚虛其空而有聲。下逮近古，雜器莫不皆然。故知無形之區，即樂也。積氣之地，即樂也。夫無形而積氣者，豈非天乎。自古音降而爲樂府，再降而爲詩歌，又降而爲詞曲，於是乎變弄降而搬演，實白降而客譚，北宮降而南宮。今之所謂昆調者，樂之小而近者也。然不可謂非樂之流，沿其流而討其源，則不推其原之出於天不止。蘇之以伶爲業者，舊有廟，以祀司樂之神，相沿曰老郎神，其名不知何所出，其塑像服飾亦不典。近適有重修之役，予爲易其祀曰翼宿之神。星之精，各有所司，而翼天之樂府也。諸雜祀皆於其始作之人，以云報也。自吹竹定律以來，制樂者，好樂者，即一謳一歌，善於其業也，皆不乏人。然而托之聖賢則已貶，炫之名位則已誣，必指其人已實之則已鑿，鈞天有樂，翼實尺之，通之於精靈，推之於本始。兵家祭蚩尤，文章家祭文昌，馬祭天驕，車祭軫，蠶祭房。

此物此志也，崇廊複宇以宮之，繁會樂康以迎之，緩節安歌以饗之，以福其人而昌其業，於是乎在。抑又惟伶之為技，感人最深，明善惡，示勸戒，亦有助焉。近奉厘正樂曲之命，凡害道傷義者有禁。唐人云：金石諧婉，國有大慶。凡歌舞太平軒輦康衢者，精能以習其業，淳良以和其心，勤儉以食其力，亦執技以事上者之一。而以是邀神貺，此則予持節善俗之意也夫。是為記。

欽命督理蘇州織造部堂兼管滄墅關稅務內務府員外郎加三級四諱德立。乾隆四十八年歲次癸卯十一月日穀旦。

清·昭槤《嘯亭雜錄》卷八《秦腔》 自隋時以龜茲樂入於燕曲，致使古音湮失而番樂橫行，故琵琶樂器為今樂之祖，蓋其四絃能統攝二十八調也。今崑腔北曲，即其遺音。南曲雖未知其始，蓋即小詞之濫觴，是以崑曲雖繁音促節居多，然其音調猶餘古之遺意。

清·藝蘭生《側帽餘譚》 崑腔曲譜出自玉峰魏良輔，後遂盛行於蘇。種種傳奇，音律精細。豪貴妙選名伶，扮演惟肖，遂爾軼類超群。京師自尚亂彈，崑部頓衰。惟三慶，四喜，春臺三部帶演，日祇一二齣，多至三齣，更蔑以加。曲高和寡，大抵然也。

又 子弟教成歌舞，將出應客。先輸錢於菊部，按節出費，謂之搭班。搭班之首曰例演劇敬神，且以動坐客。子弟無論學崑與黃，必隸三慶等三部。故崑曲之於三部，藉延一綫耳。

又 搭班之前，歌扇舞衫，預為自製。其間唱崑者十之五。而五之中，唱旦者居其三，唱生者居其二。大約生旦之曲，宜於淺斟低唱。雖伶喉氣未充，僅能隨簫管聲依約附和。而觀此等劇者，亦以色不以聲也。

又 雖伶崑劇，惟四喜最多，三慶次之，春臺幾如廣陵散矣。

清·吳長元《燕蘭小譜》 魏長生開近年風氣，序中頗致譏詞，然曲藝之佳，實超時輩。今獨崑腔，聲容真切，感人欲涕，洵是歌壇老斲輪也，不與噲等為伍，置諸殿末，庶幾齊變於魯，為王劉赤幟。

清·小鐵笛道人《日下看花記·自序》 自偽伎興而聲容競爽，由來舊矣。唐有雅樂部。宋時院本始標花旦之名，南北部恒參用之。每部多不過四、三人而已。有明肇始崑腔，洋洋盈耳。而弋陽、梆子、琴柳各腔，南北繁會，笙磬同音，歌詠昇平，伶工薈萃，莫盛於京華。往者，六大班旗鼓相

當，名優雲集，一時稱盛。嗣自川派擅場，蹈躡競勝，摩髻爭妍，如火如荼，目不暇給，風氣一新。邇來徽部迭興，踵事增華，人浮於劇，聯絡五方之音，合為一致，舞衣歌扇，風調又非卅年前矣。

清·羅摩庵老人《懷芳記》 余謂曲子師今蘇產既不可致，嘗以燕產童子慧黠者，附海舶往蘇州，就清音隊學度曲。四五年後，不但曲調嫻習，並動作聲音亦改觀。乃挈歸，再教以扮演登場，使與吳娃無異，聞者心善之而不能從。再閱數年，南產終不可得。目前之知名者老去，恐傳派益失其初。才皆下劣，而崑曲有腔無韻，亦成廣陵散矣。

清·劉禧延《中州切音譜贅論》 北音與吳音輕重不同。北音呼陰平，如吳音陰上聲。陽平如吳音陰平聲。上聲陰陽無別，概如吳音陰去聲，去聲亦陰陽無別，概如吳音陽去聲，入音則陰陽概叶三聲之陰聲。今即唱北曲者，亦不從此，蓋已別為崑腔之北音，而非真北音。前明江右魏良輔，於南曲改舊唱法，別為水磨調。以良輔時方寓崑，故謂之崑腔。後並北曲亦流入崑腔，而舊時唱法，俱不復存矣。

紀事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 內廷諸戲劇俱隸鐘鼓司，皆習相傳院本，沿金元之舊，以故其事多與教坊相通。至今上始設諸劇於玉熙宮，以習外戲，如弋陽海鹽崑山諸家俱有之，其人員以三百為率，不復屬鐘鼓司。

明·史玄《舊京遺事》 內臣鐘鼓司，專一統領俳優，如古梨園伶官之職。成化中，阿丑以譏諫，知名於後。舊止有打稻、過錦諸宮戲。按：宮中西內秋成之時，設打稻之戲，聖駕幸旋磨臺，無逸殿，親賜觀覽。鐘鼓司飾農夫販婦及田官吏徵租交納諸艱苦民瘼事以寓獻替，祖宗示稼穡艱難於其子孫也。又有過錦之戲百回，每回百餘人，有引旗一對，鑼鼓送上，百姓情僞之態備焉。蓋祖宗恐子孫生長深宮，以上當諷諭，啟其知外事，慮至深遠已。神廟時，始特設玉熙宮，近侍三百餘員，兼學外戲。外戲，吳歙曲本戲也。光廟喜看曲本戲，於宮中教習戲曲者有近侍何明，鐘鼓司官鄭隱山等。

又 院本雜劇肇於金，元全盛之時，然今京師所尚戲曲，一以崑腔爲貴。常州無錫鄒氏梨園，二十年舊有名吳下，主人亡後，子弟星散。今田皇親家伶生淨猶是錫山老國工也。陽武侯薛氏諸伶，一旦是吳江人，憶是沈姓，大司農倪元璐爲翰林日，甚敦寵愛，余見時已鬚鬢鬚矣。

清·吳偉業《鹿樵紀聞》卷上《馬阮始末》 諸公故聞其有《春燈謎》《燕子箋》諸劇本，問能自度曲否。即起執板，頓足而唱。諸公多北人，不省吳音，則改唱弋陽腔，諸公於是點頭稱善曰：阮君真才子。

清·褚人穫《堅瓠六集》卷一 康熙癸酉春，蘇城搭臺演戲，幾無隙地，婦女有搶去首飾者，有被人奸騙者，無賴生事起釁不一，當事不爲嚴禁。至四月猶未止，予從石湖歸，見彩雲橋北演戲，登岸往觀，見臺上對話云：六禮未成，頃刻洞房花燭；五經不讀，霎時金榜題名。甚爲切當。猶憶幼時見一聯云：逢場作戲，把往事今朝重提起。及時行樂，破工夫明日早些來。四句皆成語，確是戲臺對聯，移他處不得。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三 亦舟以優觴款予，劇演《玉連環》，楚人強作吳歎，醜拙至不可忍，如唱紅爲橫，公爲庚。東爲登，通爲疼之類。又皆作北音，收口開口鼻音中，使非余久滯衡陽，幾乎不辨一字。余向極苦觀劇，今值此酷暑如炎，村優如鬼，兼之惡釀如藥，而主人之意則極誠且敬，必不能不終席，此生平之一劫也。

《清聖祖諭旨》 魏珠傳旨，爾等向之所司者，崑，弋竹絲，各有職掌，豈可一日少閑。況食厚賜，家給人足，非掌天恩，無以可報。崑山腔，當勉聲依咏，律和聲察，板眼明出，調分南北，宮商不相混亂，絲竹與曲律相合而爲一家，手足與舉止晴轉而成自然，可稱梨園之美何如也。又弋陽佳傳，其來久矣。自唐霓裳失傳之後，惟元人百種世所共喜。漸至有明，有院本北調不下數十種，今皆廢棄不問，祇剩弋腔而已。近來弋陽亦被外邊俗曲亂道，所存十中無一二矣。獨大內因舊教習，口傳心授，故未失真。爾等益加溫習，朝夕誦讀，細察平上去入，因字而得腔，因腔而得理。

清·昆岡《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〇三九《教部察院·五城》 五十年議準，嗣後城外戲班，除崑弋兩腔仍聽其演唱外，其秦腔戲班，交步軍統領五城出示禁止。現在本班戲子，概令改歸崑弋兩腔，如不願者，聽其另謀生理。儻有怙惡不遵者，交該衙門拿拏懲治，遞解回籍。

演習總部·聲腔部·南曲系統分部·昆腔

清·顧彩《容美紀遊》 女優皆十七八好女郎，聲色皆佳，初學吳腔，終帶楚詞。男優皆秦腔，反可聽（所謂梆子腔是也）。丙如自教一部，乃蘇腔，裝飾華美，勝於父優，即在全楚亦稱上驕。然祕之使父知，恐被奪去也。（其二女旦皆垂髮男妝，帶刀侍立如小校，丙如之行眷也。丙如欲觴余，必俟君移於別署之夕乃出以侑酒，戒下人毋得泄，乃佈人偵探，恐父至則匿之。君喜人譽其女優。客之諛者，必盛言丙如女優之劣，以爲萬不及父。君則曰：彼字且不識，安責知音。及觀丙如戲，又言太都爺行頭潦倒，關目生疏，不如主命教法之善。丙如輒曰：老父固強爲知音者，有識已。知其父子之不和矣。）

清·王載揚《菊莊新話》 清·焦循《劇說》卷六 會有召寒香部演劇者，至期而淨色偶闕。優之例：凡受值，劇十色各自往。一色或口疾，或以事不得與，則專責諸司衣笥者，別徵一人以代，謂之拆戲。然優人徇名，每名部闕人，亦必更徵諸他名部，無遷拆者。是日也，適諸名部之爲淨者皆勿暇再徵，諸次部亦然，司笥者汗面而奔於吳趨之坊，遇相識者具告之。而陳適在城中，相識者因以陳薦。笥者急索其人，則見衣藍縷，攜一布囊，貿貿然來，笥者不暇審也，率之急走而已。至演劇家，則衣笥俱昇列兩廂，九色已先在矣。迎問笥者曰：淨已拆乎。今安在。指陳曰：此人是也。羣優皆愕眙。凡爲淨者，類必宏噪，蔚跂者爲之。陳形眇小，言復訥訥不出口，問以姓氏里居及本部名，又俱無人識者。於是羣詬笥者。陳弗敢置喙，默坐於衣笥，而置其布囊於旁。少頃，羣優飯於廂。禮必遜拆色先坐，羣優勿陳遜。笥者曰：爾亦就坐共飽。陳勿應。未幾，堂上張明燈，報客齊。主人安席訖，請首席者選劇，則《千金記》也。淨色當演項王，爲《千金》要色，其嗚咽咄咄，轟霍騰擲，即名優頗難之，於是笥者亦惴恐。而闔部之鶴者、徠者、參軍者、孤旦者、絃管者、主檀板者、鳴鉦鼓者，環叩陳於衣笥前曰：君能演楚霸王否。第以實告，吾等當共籲主人翁，諷客易他劇。笥人許君貴若干，明當悉與汝，勿汝吝也。陳乃起曰：固常演之，勿敢自以爲善。衆曰：若是，且速汝裝。陳始祛其囊，出一帛抱肚，中實以絮，束於腹，已大數圍矣，出其鞞，下厚二寸餘，履之，軀漸高；援筆攪鏡，蘸粉墨，爲黑面，面轉大。羣優乃稍釋，曰：其畫面頗勿村。既而兜鍪繡鎧，橫稍以出，升氍毹，演《起霸》。《起霸》者，項羽以八千子弟渡江故事也。陳振臂登場，龍跳虎躍，傍執旗幟者咸手足忙蹙而勿能從。聳喉高歌，聲出征鼓鏡

角上，梁上塵土簌簌墮肴饌中。座客皆屏息，顏如灰，靜觀寂聽，俟其齣竟，乃更聞堂笑語，嗟歎以爲絕技不可得。陳至廂，衆方驚謝，忽以盥水去粉墨，曰：某止能爲此齣，恐敗君部名，勿敢竟矣。於是鵲者、徠者、參軍者、孤旦者、絃管者、主檀板者、鳴鉦鼓者共告曰：吾等負罪深矣，明當謝過。冀君始終光此劇耳。陳乃竟其劇。【略】居久之，聖祖南巡，江蘇織造臣以寒香，妙觀諸部承應行宮，甚見嘉獎。每部中各選二三人，供奉內廷，命其教習上林法部，陳特充首選。

清·焦循《劇說》卷六 梁辰魚，字伯龍，【略】善度曲。世所謂崑山腔，自良輔始，而伯龍獨得其傳。著《浣紗》傳奇，梨園子弟多歌之。同里王伯稠贈詩云：彩毫吐艷曲，粲若春花開。斗酒清夜歌，白頭擁吳姬。家無擔石儲，出多年少隨。

清（乾隆）《查辦戲劇違礙字句案·郝碩折》 江西巡撫臣郝碩謹奏：

爲遵旨覆奏事，竊臣於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承準大學士公阿桂等字寄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上諭，前因外間流傳劇本，如明季國初之事，有關涉本朝字句，亦未必無違礙之處。傳諭伊齡阿、全德留心查察，斟酌妥辦。茲據伊齡阿覆奏，派員慎密搜訪，查明應刪改者刪改，應抽掣者抽掣，陸續粘籤呈覽。再查崑腔之外，有石硯腔、秦腔、弋陽腔、楚腔等項，江廣、閩浙、四川、雲貴等省，皆所盛行。請勅各督撫查辦等語，自應如此辦理。著將伊齡阿原摺抄寄各督撫閱看，一體留心查察，但須不動聲色，不可稍涉張皇。將此遇各督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欽此。欽遵。寄信到臣，臣查江西崑腔甚少。民間演唱有高腔、梆子腔、亂彈等項名目，其高腔又名弋陽腔。臣檢查弋陽縣舊志，有弋陽腔之名，恐該地或有流傳劇本，飭令該縣留心查察。隨據稟稱，弋陽腔之名不知始於何時，無憑稽考。現今所唱即係高腔，並無別有弋陽詞曲。並據附省之南昌府稟稱，遵經傳諭各戲班，將戲本內事涉明季及關係南宋、金朝故事扮演失當者嚴行禁除外，所有繳到各戲本，派員查核。內有《全家福》、《乾坤鞘》二種，語有違礙。又《紅門寺》一種，扮演本朝服色，應呈請查辦等情，臣與藩臬兩司覆核無異。查江右所有高腔等班，其詞曲悉皆方言俗語，俚鄙無文，大半鄉愚隨口演唱，任意更改。非比崑腔傳奇出自文人之手，剞劂成本，遐邇流傳，是以曲本無幾。其繳到者，亦係破爛不全抄本。現在檢出之三種內，《紅門寺》

係用本朝服色，《乾坤鞘》係宋金故事，應行禁止。《全家福》所稱封號，語涉荒誕，且核其詞曲，不值刪改，俱應竟行銷燬。臣謹將原本粘籤恭呈御覽。至如瑞州、臨江、南康等府，山隅僻壤，本地既無優伶，外間戲班亦所罕至。惟九江、廣信、饒州、贛州、南安等府，界連江廣、閩浙，如前項石硯腔、秦腔、楚腔，時來時去。臣飭令各該府時刻留心，遇有到境戲班，傳集開論，務使一體遵禁改正，以昭我皇上端本維風之至治。仍不許稍有張皇及苟且從事，致干嚴行參究。所有現在遵旨查辦緣由，理合恭摺覆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初六日。硃批：知道了。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一二·藝能·度曲》 近時則以蘇州葉廣平翁一派爲最著，聽其悠揚跌宕，直可步武元人，當爲崑曲第一。曾刻《納書楹曲譜》，爲海內唱曲者所宗。近士大夫皆能唱崑曲，即三絃、笙、笛，鼓板亦嫻熟異常。余在京師時，見盛甫山舍人之三絃，程香谷禮部之鼓板，席子遠，陳石士兩編修能唱大小喉嚨，俱妙，亦其聰明過人之一端。

又《演戲》 梨園演戲，高宗南巡時爲最盛，而兩淮鹽務中尤爲絕出。例蓄花雅兩部，以備演唱，雅部即崑腔，花部爲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班。余七八歲時，蘇州有集秀、合秀、摘芳諸班，爲崑腔中第一部，今絕響久矣。演戲如作時文，無一定格局，祇須酷肖古聖賢人口氣，假如項水心之何必讀書，要象子路口氣，蔣辰生之恕子路於季孫，要象公伯寮口氣，形容得象，寫得出，便爲絕構，便是名班。近則不然，視《金釵》、《琵琶》諸本爲老戲，以亂彈、灘王、小調爲新腔，多搭小旦，雜以插科，多置行頭，再添面具，方稱新奇，而觀者益衆。如老戲一上場，人人星散矣，豈風氣使然耶。

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一 每年坤寧宮祀電，其正炕上設鼓板。后先至。高廟駕到，坐炕上自擊鼓板，唱《訪賢》一曲。執事官等聽唱畢，即焚錢糧，駕還宮。蓋聖人偶當游戲，亦寓求賢之意。不知何獨於祀電時唱之。此儀睿皇則不唱，鼓板亦不設矣。蓋非國初舊儀也。徐君善慶言。

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卷三 時則有若宜慶、翠慶、崑、弋間以亂彈言府言官，京班半隸王府，謂之官腔，又曰高腔。節奏異乎淫曼。無奈曲高和寡，六十年漸少知音人往風微，尋常輩難爲嗣響。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黃六鴻者，康熙中由知縣行取

給事中入京，以土物並詩稿遍送名士。至宮贊趙秋谷執信。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黃遂銜之刺骨。乃未幾而有國喪演劇一事，黃遂據實彈劾。仁廟取《長生殿》院本閱之，以為有心諷刺，大怒，遂罷趙職，而洪昇編管山西。京師有詩咏之，今人但傳可憐一曲《長生殿》二句，而不知此詩有三首也。其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些兒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迴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游。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周王廟祝者，徐勝力編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對簿時賂聚和班伶人，詭稱未與，得免。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也。是獄成，而《長生殿》之曲流傳禁中，布滿天下，故朱竹垞檢討贈洪稗畦詩，有海內詩篇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聲淒絕，惹改明珠謗偶然。

《梧桐夜雨》，元人雜劇，亦咏明皇幸蜀事。之句，樊榭老人嘆為字字典雅者也。

清·王德暉《顧誤錄》嘉隆間，有豫章魏良輔，憤南曲之陋，別開堂奧，謂之水磨腔，冷板曲，絕非戲場聲口。腔名崑腔，曲名時曲，歌者宗之，於今為烈。

清·孫靜庵《棲霞閣野乘》卷上《鄒小山軼事》都中聲伎居天下最，時崑曲盛行。

藝文

明·袁宏道《袁宏道集》卷三《迎春歌和江進之》東風吹暖婁江樹，三衢九陌凝曉霧。白馬如龍破雪飛，轎車輾水穿香度。鐃吹拍拍走烟塵，炫服靚粧千萬人。羅額鮮妍夢綵勝，社歌繚繞簇芒神。緋衣金帶印如斗，前列長官後太守。烏紗新纓漢宮花，青奴跪進屠蘇酒。採蓮舟上玉作幢，歌童毛女白雙雙。梨園舊樂三千部，蘇州新譜十三腔。假面胡頭跳如虎，窄衫繡袴掣大鼓。金蟒纏胸神鬼裝，白衣合掌觀音舞。觀者如山錦相屬，雜沓誰分絲與肉。一路香風吹笑聲，十里紅紗遮醉玉。青蓮衫子藕荷裳，透額垂髻淡淡粧。拾得春條夸姊妹，袖來瓜子擲兒郎。急管繁絃又一時，千門楊柳破青枝。獨有閉門袁大令，塵擁書牀生網絲。

演習總部·聲腔部·南曲系統分部·崑腔

又《江南子》蜘蛛生來解織羅，吳兒十五能嬌歌。舊曲嘹厲商聲緊，新腔暉緩務頭多。一拍一簫一寸管，虎丘夜夜石苔暖。家家宴喜串歌兒，紅女停梭田畝懶。

又《仲夏觀劇歡宴泱月，戲題長句呈同席許宮允諸公》泱月邀歡趁會期，老夫耗耗也追隨。可憐舞豔歌嬌日，正是鶯啼燕語時。中酒再霑年少病，討花重發早春癡。閒身好事渾無賴，看取霜毛一番遲。

其二：桐花風軟燕泥新，一月歌場疊幾旬。小戶權為沖酒客，大家挨作別花人。追陪歡讌應除老，驅使風光莫較貧。處處典衣鋪妓席，知誰相笑又誰嗔。

其三：選勝偏宜朱夏長，追歡更覺白頭忙。熟梅雨殢三分酒，眠柳風吹一國狂。飲劇好更新幟纛，曲喧休紊舊宮商。叫喚莫謾嘲長夜，日月何妨在醉鄉。

其四：衆中歌笑自言殊，冉冉風光溢步趨。點拍更誰傳滿子，歸來但坐看羅敷。青袍便擬休官在，紅粉還能入道無。筵散酒醒成一笑，鬢絲禪榻正疎蕪。

清·孔尚任《孔尚任詩文集》卷四《平陽竹枝詞五十首》太行西北盡邊聲，亦有崑山樂部名。扮作吳兒歌水調，申衙白相不分明。

平陽簾外月黃昏，一曲能消座客魂。此地風流原有種，唐時艷體說西崑。

清·李聲振《百戲竹枝詞》吳音：俗名崑腔，又名低腔，以其低於弋陽也。又名水磨腔，以其腔皆清細也。譜分南北，今之陽春矣，僧父殊不欲觀。陽春院本記崑江，南北相承宮譜雙。清客幾人公瑾顧，空勞逐字水磨腔。

清·張際亮《金臺殘淚記》卷二《閱燕蘭小譜》詩，有慨於近事者，綴以絕句。空作花枝照酒卮，蘭生往日已堪悲。如今那見梁谿隊，月曉風殘又一時。今都下徽班皆習亂彈，偶演崑曲，亦不佳。

又十年五度醉金閨，吳語呢呢總不忘。慣向歌臺感春夢，鶯兒燕子話山塘。今都下樂部登場作吳音，調譜皆絕，似不獨當時周二官也。

清·得碩亭《草珠一串》茶園樓上最消魂，老斗小旦，呼悅己者曰老斗。錢多氣象渾。但得隔簾微獻笑，千金難買下場門。

班中崑弋兩蹉跎，新到秦腔粉戲多。男女傳情真惡態，野田草露竟

如何。

名班小曲最謎人，一轉秋波萬象春。豈止有情腮上笑，絕風流處善能羣。

秦樓起座不堪誇，定府莊中數幾家。不及寒喧通姓字，見人聲已入琵琶。

雜錄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五 張少華者，故金陵民家女，少鬻於齊倡家，假母移之居吳口。年及破瓜，色益美麗，性慧善音。嘉靖壬子中秋，從汪賈來遊虎邱，倖遇周生仕者，吳歛冠絕一時，且韶秀，駭慕喪魄，竟稱腹脹辭汪去。使人召周至，遂口戶絕外，假母強之，欲自縊，遂聽。其和周歌，日夜不絕音，遂出周上。其後周吹簫，而以肉音韻之，聽者辟易，所得纏頭，皆以與周。周亦母事假母甚謹。是時海上徐公子慕少華，持千緡爲聘，除舍別墅，遷兩人於中，日供費二金。歲餘，公子乘周醉請私不得，周聞，以語見侵，公子不堪。乃陰畜少年勝周者沈郎，美服飾，使習吹簫，出見，以移其好，少華果目注。更使人僞聘，周去，中道髡其髮，復勞其面黔之。公子又賂假母金不得，因移沈郎居與並，計引簫聲動之月下，少華訊公子已寢，啓扉撫沈郎曰：「可兒可兒，勞人終夕繚繞念也。」沈請誓絕周，少華遂向簫誓，已共寢，至曉去。明日，公子復請私不得，夜伏壯士，候兩人登牀，持刃躍出，挫其髮曰：「必殺此以懲淫者。」假母聞變趨入，叩頭乞解，遂共書券，即真爲公子妾矣。公子置之祕室，而以五十金謝遣沈郎。居半歲，忽忽不樂，晨夜詛公子速死。諸姬聞之以告，出之去，居松陵，復爲倡。而故所交周者迹至其家，周既被勞面，且多瘍，少華不納，周甚怨忿，縊於戶外。少華恐，乘夜竄走，將至崑山，爲海寇所掠，傳詣島主王直，直帳中有姬三十人，姿貌皆出其下，嬖之甚，稱爲張夫人。直頗好吳歛，每夕令所虜伶人聯袂歌而佐酒，而海上沈郎亦沒島中，事賤作久之，作苦，聞帳中歌聲，趨而竊聽，徬徨不能去。少華忽見之，以目相瞬，已淚淫淫下。直覺之，密訊沈郎，得其狀，曰：「固也，吾向怪其有平康姿態。」明日衣沈郎善衣而前，使歌吳

歛，又使吹簫，一坐稱口。自後每夕使與沈隔帷而歌，其聲杳渺悲怨，坐客無不流涕而起者。居久之，益愛幸，據諸姬上。直有事必就之謀，少華亦陽暱之，而陰幸其敗，冀與沈郎歸中國偕老也。會督府使蔣，陳來島中，直直意頗欲降，而腹心皆以爲不可。少華力折之曰：「若謂爲海中王，沈沈而可百年哉。兵久不解，沿海州邑又皆收保，則安從得庚癸而常主夷也。妾以今日事勢，何異騎虎，不如且降，則得官，有功無禍。直信之，留蔣爲質，而令腹心王淑等同陳報謝。督府親挾淑與起居，淑歸報，直尚猶豫，少華泣曰：「若不降，亡無日矣，妾請先死。」直悟，遂以淑攝營兵，留少華守帳中寶貨，而身詣幕府。少華度直已遠，私出寶貨賂客爲營脫計。直初發，特密語淑曰：「吾往矣，有尺一來，必用某印爲識。」少華潛聽之，竊其印記與客，客僞效直書，傳島上，淑不能辨，遽遣張夫人，而沈郎亦潛匿舟後，取金珠價最高者與沈郎腰纏之，半夜走投四明主家。主家怪之，伏壁間竊聽其語。明旦，主人以鴆毒沈郎死，而迫妻之。少華泣曰：「天乎，何薄命至此。吾一婦人，不自意降一酋，而死二子也，降一酋功隱，死二子罪著，茲不可以再辱。遂自刎死。」王翹兒者，故臨淄民家女，少鬻於倡，冒馬姓，假母呼爲翹兒。攜至江南教之，即善吳歛，善彈胡琵琶。其貌不逾中色，而音吐激越，度曲婉轉，往往傾其座人。然有至性，雅不喜媚客，大賈齎多金賂之，意稍不屬，或竟夕虛寢而罷，賈恚而收金去。以是假母日窘而笞罵之。會有少年私之金者，遂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海上，更稱王翠翹云。海上多貴游，尤以音律相賈重，令一啓齒，以爲絕世無雙，以是翹兒之名滿江南。歲所得纏頭無算，乃更以施諸所善貧客。久之，倭寇掠海上，遂竄走桐鄉，已轉掠桐鄉，城陷，翹兒被虜。諸酋執以見其寨主徐海，海初怪其姿態不類民間，訊之知爲翹兒，試之吳歛及琵琶以侍酒，絕愛幸之，斥帳中諸姬羅拜，咸尊爲王夫人。翹兒既已用事，凡海一切計畫，惟意指使，乃亦陽暱之，陰實幸其敗事，冀一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檄海，肯來降與之官。海怒，縛而將斬之，翹兒諫曰：「今日之勢，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親解其縛而厚之金。華，海上人也，翹兒故識之，而華亦私覩所謂王夫人者，心知爲翹兒，不敢泄。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第所愛幸王夫人者，臣視之有外心，當藉以磔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書詣海說降，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翹兒，乃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降且得官，終身當